

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ANMUDUO
DONGBU
ZANGZU
LISHIWENHUA
YANJIU

安木多东部藏族
历史文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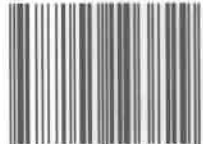
杨士宏 著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毛乐燕

封面设计：吾 要

ISBN 978-7-105-10382-9



9 787105 103829 >

定价：20.00元

安木多东部藏族 历史文化研究

杨士宏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木多东部藏族历史文化研究/杨士宏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105-10382-9

I. 安… II. 杨… III. ①藏族—民族历史—研究—西北地区②藏族—民族文化—研究—西北地区③藏族—民族历史—研究—西南地区④藏族—民族文化—研究—西南地区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0313 号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95 千字

印 张: 7.375

定 价: 20.00 元

ISBN 978-7-105-10382-9/K · 1875 (汉 1019)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34

序

杨士宏同志从事藏族历史文化研究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其治学态度严谨，研究具有开拓性，成果颇丰，其论著在藏学界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安木多东部藏族历史文化研究》是士宏同志近期的又一重要成果。本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安木多东部的一部分民族历史、语言文学、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土地制度以及个别历史人物等。

安木多东部（又称安多东部）指甘青川东部藏区。这个地区是历史上以藏羌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区域之一，这里不但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态王国，也是一个沉淀聚积十分厚重的古老的历史文化王国。但作为中华古老历史文化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安多东部，乃至整个西部的历史文化研究，就像西部的经济一样至今仍处于严重滞后状态。过去对西部的民族历史文化，也有过一些零零星星的研究解读，但由于研究者缺乏民族语文、人文习俗等相关知识和实地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其研究局限在浅表者居多。用同样的资料、同样的事实，对同一个问题，由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观点、方法、角度的不同，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如过去在“白马藏人”的问题上，正如毛尔盖·桑木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有些研究者因不了解藏语和藏族的文化历史，把藏族的文化特征认定为非藏族文化特征，因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士宏同志生长在耳闻目染、身感心领藏族历史文化的具体生活环境——安多东部藏区，在大学攻读藏语言文学专业和藏族历

史，使他具备了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得天独厚的优胜条件，加上所掌握的与历史文化研究相关的多学科知识理论和缜密开阔的研究思维，再加上他对藏族历史文化探索研究的浓厚兴趣和锲而不舍、执着追求的精神，使他在藏族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

作者在这本书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安多东部的一部分民族历史、语言文学、传统文化等诸多此前未被关注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解读。他的许多观点立足于事实的支撑点上，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读后使人受益匪浅。故为之作序，予以推荐。

多识

2007年12月9日

目 录

第一章 地方历史研究	(1)
第一节 “白马”藏族族源辨析	(1)
第二节 “白马藏族”族源考辨	(10)
第三节 宕昌羌故地遗俗述证	(28)
第四节 “卡力岗”人中的藏族文化遗存	(33)
第五节 牛头城与“卡尔赞巴高”(mkbhar-tsan-ba-mgo)之 相关问题探析	(38)
第六节 东寺、香根及相关问题考	(43)
第二章 语言文学	(54)
第一节 蕃音新证——藏文字母第二部 tç、tçh、dz 和第六、第七部 z、ç 的古音辨读	(54)
第二节 洮迭藏语的语音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渊源 ..	(67)
第三节 一河两江流域的藏语方言的语音特点	(85)
第四节 藏族创世史诗——《世巴塔义》简介	(95)
第三章 传统文化	(101)
第一节 La-rtse(山神)的底层文化	(101)
第二节 我国古代氐羌族群的原始文化形态探微 ..	(107)
第三节 藏区习惯法的文化内涵	(124)
第四节 藏族部落习惯法传承方式述略	(144)

第四章 资源开发与土地制度	(155)
第一节 历代屯田对甘青藏区自然生态和生产 的影响	(155)
第二节 选择自然优势 调整生产结构 ——高寒阴湿地区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	(169)
第三节 卓尼土司制下几种土地制度的遗存	(180)
第四节 卓尼卓逊杨土司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	(189)
第五节 甘南卓尼社区组织“章尕”的裂变与 组合之考察	(198)
第五章 人物春秋	(205)
第一节 明代少数民族外交使者侯显及侯家寺	(205)
第二节 爱国活佛棍噶扎勒参	(210)

第一章 地方历史研究

第一节 “白马”藏族族源辨析

“白马藏族”主要分布于四川省平武县的白马、木座，南坪县的草地、勿角、马家以及甘肃省文县的铁楼、石鸡坝等乡。约9400余人，其中白马乡是最大的聚居区。

近年来随着民族研究的不断深化，许多学者对生活在白水江、白马河流域的“白马藏族”族源和族属提出质疑而产生“氏源”说，至今悬而未决。笔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也很感兴趣，曾于1984年5月间前去甘肃武都的文县、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博峪乡的岔路大队等地作实地调查。根据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分析，“白马藏族”并非氏族，而是藏族的一个支系。这仅仅是一管之见，旨在求教于热爱民族事业研究的同志。下面从“白马藏族”的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历史溯源

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不仅要研究他的现状，更重要的是研究他的过去，只有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研究得深刻、透彻。

据《华阳国志·汉书中志》等史料记载：“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汧渭抵巴蜀”，皆为氏人居住。秦汉时氏人确实曾一

度活动于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和与之相邻的四川西北部。^①正是今天的平武、文县、南坪一带。后没于隋唐间。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崑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②在羌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因地方势力和社会劳动的不同分工，以及经济类型的差异而不断化分为诸羌，如戎羌、狄羌。戎者同藏语[rong-ba]，即从事农牧业生产者。那么氏呢，氏族初见于记载时，原始社会已经解体，分散为许多被称为“部落”（或单称落）的单位。“氏”是藏语[sde]的转音，意即部落。“‘部落’和‘民族’严格说来并不是等同的东西。在氏族社会，只有当结合在一个组织之下的诸部落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时，如像四个雅典部落之结合于阿提喀，三个多立安部落之结合于斯巴达，三个拉丁及萨宾部落之结合于罗马，这时民族方始产生。部落联盟以占有单独地域的各独立部落之存在为前提；虽然按照氏族和部落的地方性的分离倾向继续存在，但是合并作用是一种更高的过程，能将诸部落在一个共同地域内联合起来。”^③斯大林曾说：“民族并不是种族的人们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人们共同

① 王永林：《中国古代藏缅语族源流研究》，15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② 《后汉书·西羌传》。

③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体。”^① 从而来看历史上的一些学者取羌人某支部落名号或地名，或服饰特征作为民族名号者屡见不鲜。氏之成为一个民族的名词是一个对民族历史的误解。

吐蕃源于西羌。羌的分化与吐蕃兴起统一藏、康、甘、青等地，其中有一个源与流的问题。同出一源，分流而下。蕃支强盛，故以其作为主体，集客体于统一，是一个母体还原的过程。“……在这种激烈的融合过程中，旧的血缘关系已被打破，新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基本形成，在此基础上各部落成员又重新联合和统一起来，结成一种新的人们共同体。”^② 此乃自秦汉到隋唐间所谓“氐、宕昌、白兰、烧当、白水”等羌渐渐消失的根本原因。

任何民族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因而在民族研究中不能绝对化。比如说语言，一种口语虽在其词汇的组成上是非常稳定的，尤其是在语法的形式上，更加稳定，但是不可能永远保持不起变化。地域的分离在空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导致语言差别的出现；这便引出利害关系的不一致和最后的独立。因而将操一种语言不同语音的“人”武断地冠以某某民族之称，是不科学的，这就要求我们看到在其发展过程中谁是主流，对“白马藏族”的研究也应该这样。

“民族”是人们共同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范畴。我国的民族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少说有近百种，由于长期的融合与发展，截至目前有 56 种之多，这是一种趋势。要承认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也会在社会变革中不断发展、变化。所以，再把已

^① 彭英明：《试论从部落到民族发展的过程》，1984 年全国首届民族学讲习班讲稿。

^② 杨士容：《论藏族发展史上的四次飞跃》，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1）。

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共同体人为地分开，将消失千余年的氏族之称加于生活在白马一带的藏族之上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白马氏兴于秦汉，衰于隋唐。时值吐蕃兴起，击吐谷浑，攻党项，破白兰等羌，进而勒兵二十万人寇松州（松州指今四川松潘一带，南坪、平武与松潘相邻）。那么为什么要将今文县铁楼、四川平武一带的藏族划为消失近千年的氐人呢？在此想通过“达尕”（*rta-dkar*-白色马）、“达玛”（*rda-dmar*-红色马）、“白马”、“温沫”这四种不同的称谓谈谈个人的愚见。居住在甘肃文县铁楼的“白马藏族”叫他们那一带为“达尕”[*rta-dkar*]即白色马。相传他们的祖先英勇善战，为别于一般，帽插鸡翎，身跨白色战马，所向无敌。殉身疆场后，部下为了纪念他，画白马祭之。人们头上从此始插羽毛。头插羽毛是古时吐蕃军队区分官兵的一种标志，将领头插三根，士兵则插一根或两根鸡毛以别等级。在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中也有这方面的描写。最近，笔者有幸在一次全国性的《格萨尔》演唱会上看到“格萨尔帽赞”中用来作道具的帽子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现在惯称的“白马”是藏语[*bod-dmag*]，意为藏军。“白马藏族”自称为[*pe*³⁵]，是藏语[*bod*]的变音，意为藏人；“马”[*ma*³¹]是藏语[*dmag*]的变音，意为军队。跟历史上的“白马氏”没有根本的联系，因同音而造成历史研究的误区。所以，所谓氐族之称是当地藏族所不知道和不承认的。

铁楼人称四川南坪为“达玛”[*ta*³⁵-*ma*³¹]，是藏语(*rta-dmar*)的变音，意为“红色马”。显而易见，“白色马”和“红色马”是指军队的编制标志。古代作战多为骑兵，按战马的不同颜色分为“白马部”或“红马部”。这种分法在当今的骑兵编制中仍然存在。“白马”和“红马”部到底是当地的氐人还是蕃人呢？《安多政教史》载：“藏王松赞干布时，藏汉冲突较频繁，仅一次松赞派大军二十万，进驻今天的阿坝地区。住守南坪一带

的军队称贡布，占领松潘、平武一带的叫达布……这些军队没有赞普的命令不得返回，后人称他们为‘噶玛洛’，因而他们的后裔在此地繁衍生息。多曼南部大多数是吐蕃王松赞时在汉藏边界驻军的后裔。故在语言方面也保存了很多古词汇。”我们认为他们是东迁的蕃人是有根据的。

再看《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自称温沫者相聚数千帐内附。至于“温沫”其人是何，笔者对《新唐书·吐蕃传》中的解释是有异议的，认为并非“吐蕃之奴部”。根据藏语安多语的对应关系和语音发展情况来看，“温沫”也是藏军[bod-dmag]的变音，散居洮、迭、宕间。从以上四种称谓的内涵分析，居住在白水江、白马河流域、白龙江、洮河沿岸的藏族就是出兵东迁的“达布”和“贡布”（达布、贡布——西藏之两地名）以及其他方面蕃人的遗种，而不是氏族。

二、语言特征

在安多藏语方言中，以不同的语音可分为三个支系。安多地区是历史上羌人活动最频繁的地带。战国时期，秦国向西开拓疆土，逼近羌族向西北、西南迁移。于是羌族又活动在新疆昆仑山以北，葱岭以西，青海的黄河、湟水流域，甘肃的洮河、白水江、白龙江流域及四川北部，岷江上游，甘青交界区。随着历史的发展，羌族也分化为不相统属的众多支系。到了7世纪中叶，在松赞干布率领下，逐渐统一了苏毗、羊同诸部，建立了吐蕃政权，接着吐蕃便把它的势力扩展到今川西北一带，并统治了这里的诸羌，甘青的部分地区同时受到吐蕃的统治，从而构成了今天这样复杂的现象。从其语言特点上加以分析，形成了以黄河上游、湟水，洮河、白龙江，黑河流域的三大语音层和诸方言孤岛。一种口语虽然在其词汇的组成上是非常稳定的，尤其是在语法的形式上，更加稳定，但是不可能保持不变。随着时间的推

移，地域的分离便导致语言差别的出现。^①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如白马藏语，它在保存了古藏语的一些语音特点的同时，也有不同程度的个性发展，这与长期的空间—时间上的隔绝是有关的。无论其语音有多大的变化，都不能否认它是藏语。

所以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在白马人的语言中有70%以上的基本词汇是藏语，数量词则完全跟其他藏语方言一样，所不同的是语音上的细微差别。类似其他藏语方言中的浊音、复辅音等只不过以不同的音调反映出来，表现在声调的变化上，而没有本质的区别。

下面列举一些基本词和常用词来作说明：

表示人体结构的一类词汇：

[na ³⁵]	耳朵	[tʂa ³⁵ da ⁵³]	肩膀
[ya ³⁵]	手掌	[kə ³⁵ ko ⁵³]	脊背
[si ³⁵ lu ⁵³]	咽喉	[tʂo ⁵⁵ ri ³¹]	胸部
[si ¹³¹]	心	[la ³⁵ ri ³¹]	肺
[tʂa ⁵⁵ pa ³¹]	肝	[phə ³⁵]	肚子
[tʂuə ¹³¹]	肠子	[ŋə ³⁵]	小腿
[ko ⁵⁵ ya ⁵³]	脚		

表示亲属称谓的一类词汇：

[A ³³ ŋi ⁵³ phə ¹³¹]	太爷	[A ³³ ji ⁵³ gi ¹³¹ ko ⁵³]	太太
[A ³⁵ ŋi ⁵³]	爷爷	[A ³⁵ ji ⁵³]	祖母
[ŋa ³⁵ pə ³¹]	父亲	[ŋa ⁵⁵ me ⁵³]	母亲
[pə ⁵³]	儿子	[mə ⁵³]	女儿
[gi ⁵⁵ ji ³¹ ŋə ⁵³]	丈夫	[pu ⁵⁵ na ⁵³ tʂa ³¹]	妻子
[A ⁵⁵ ran ⁵³]	舅丈	[ma ³⁵ we ⁵³]	女婿

^①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表示时间概念的一类词汇:

[ŋuə ⁵⁵ gu ⁵³]	白天	[gu ¹³¹ ge ⁵³]	晚上
[ti ⁵⁵ rə ³¹]	今天	[noŋ ¹³¹]	明天
[tho ¹³¹]	昨天	[noŋ ⁵⁵ ŋi ⁵³]	后天
[rə ³⁵ ŋi ⁵³]	外后天	[jə ³⁵ sə ⁵³ rə ⁵⁵]	明年
[sowi ⁵³]	后年		

表示数量的一类词汇:

[tʂi ³¹]	一	[ŋi ¹³¹]	二
[su ⁵³]	三	[rə ¹³¹]	四
[ŋe ³⁵]	五	[tʂu ³¹]	六
[di ¹³¹]	七	[tʂə ³⁵]	八
[guə ⁵³]	九	[tʂe ⁵⁵ pe ⁵³]	十
[tʂə ⁵⁵ wi ³¹]	一百	[to ¹³¹]	一千
[tʂoŋ ¹³¹]	一斤	[ɣŋ ⁵⁵ ri ³¹]	一两
[kə ⁵⁵ mə]	一钱	[tə ³⁵ tʂi ³¹]	一对

其他词汇:

[ŋu ³⁵ xa ³¹]	太阳	[tsa ³⁵]	月亮
[kɛ ⁵⁵ me ⁵³]	星星	[se ¹³¹]	大地
[mu ¹³¹]	云	[ŋə ⁵⁵ pe ⁵³]	雾
[tʂha ⁵³]	雨	[pe ³⁵ ze ⁵³]	霜
[ga ³⁵]	雪		

通过对以上常用词汇的分析,白马藏族语至今还保留了不少古藏语的发音特征,如手掌读 [ya³⁵],按藏语术面语读 [ɕa],如今在安多藏语日常用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祖母读做 [A⁵⁵ yi³¹],按书面语本应读 [A-ɕi],等等。

语言是人们互相交际的工具,它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所以其复杂性不仅表现在方言的差别上,而且还受到宗教、经济类型和社会形态等因素的直接影响。牧区和半农半牧

以及纯农区的藏语在语音上是有差异的，佛教发达的地方和不发达的地方其用语也不一样。所以在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时不能绝对地以某种方言为标准，去衡量另一方言。

三、宗教信仰

对于一种宗教信仰并不限于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宗教有跨国和不受民族限制的特点。信仰佛教并非全藏族的一个共同特征，所以用对佛教的信仰来判断是否是藏族的论证方法是不够全面的。藏族的原始宗教是苯波教，属多神崇拜，以血祭为主，马、牛、羊均可作为敬神的牺牲品，从而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吐蕃王朝兴起之际（7世纪中叶），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政治地位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中原和印度引进了佛教，用“十善法规”来统治人民，并在松赞干布的倡导下抑苯兴佛。但佛教最初在吐蕃社会的地位只是宫廷王族的精神寄托和执政规范，还未普及民间。既无出家僧侣，更无寺庙集团，苯波教仍在蕃民中盛行，故松赞时随军东迁的蕃民很少或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而今的“白马藏族”不信佛或佛教观念淡漠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我们不能撇开历史，把地方特点作为民族特点来认识。在“白马藏族”久居的陇南山区，偏僻和闭塞的交通条件是他们完整地保留旧俗的先决条件。在调查中得知，“白马藏族”信仰“本布”，即藏语 [bon/po] 的转音。当谈到他们的祖师时，则认为是“贝丹巴色茹”，“贝”是藏语 [bon] 的转音，意即“苯”，跟苯波的“苯”是同一个意思。那么苯教的祖师呢？在藏族学者图官·洛桑却吉尼玛的名著《宗教源流史》一书中记载，认为是“辛饶 [shis-reb]，也叫丹巴喜饶”。这进一步说明他们的宗教信仰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波教。苯波教是一种原始宗教，以自然崇拜为主，“白马藏族”崇拜土地神、山神、水神、火神等，这跟其他藏区的苯教遗俗是一样的，如阿尼玛沁、喜马

拉雅、冈底斯、青海湖等均被尊为神山和神湖。

另外，血祭，藏语称玛尔桑 [dmar-bsan]，是苯教祭祀的常见仪式，“白马藏族”一年内就有四次较大的血祭节日，即二月初一、五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日均以宰杀牛、羊、猪、鸡等来祭神灵。至今在整个藏区还留有这种遗俗，如祈雨、禳灾时祭献活羊、活猪等。总之，血祭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至于白马藏族载“十二相”、“跳面具舞”的习俗，其形式跟西藏“拉毛 [lho-mo-藏戏]”的开场白非常相似。为什么在此要把白马藏人的面具舞和藏戏扯在一起谈呢，藏戏在汤东杰布（一般认为是藏戏的创始人）以前（明朝）是苯教徒在民间跳神弄鬼的一种巫舞。汤东杰布时为了修桥募款，善男信女在吸收“巫舞”特点的基础上，编成戏剧的形式为众人表演，久而久之，发展成今日之藏戏。而“白马”的“面具舞”和载“十二相”的内容恰恰证明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波教遗俗之所在。

关于婚礼、风俗习惯及服饰等请参阅索郎多吉同志的《关于“达布人”的族别问题》一文（载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铅印本《白马藏族研究论文集》），其中有详细的描写和论述，在此不赘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丧葬的不同看法。一些文章说：“丧事自雍正七年（1729年），番作汉后，多同汉族一样，盖棺入土。”^①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丧葬、婚礼仪式是在长时间内形成的较稳定的文化聚合体，不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更不用说在一年时间内就彻底改变。再说藏族在有些地区也有土葬的习俗，也有这方面的历史记载。“藏族也有土葬的风俗，用墓穴的风俗开始于第八代藏王支贡赞普之后，他的儿子布德贡甲为其父修造墓穴，葬于地下。”^②这是藏族

① 《文县志》，政协文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重印。

② 《宗教源流镜史》，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1983。